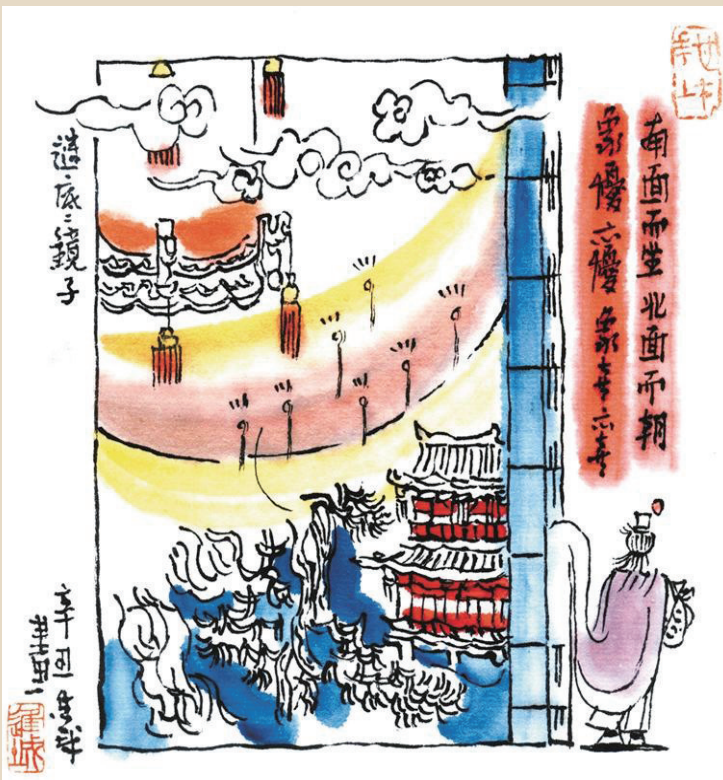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红楼梦》里 灯谜的寓意



《红楼梦》的成就表现在对生活各个方面的艺术再现,而其通过灯谜暗示主人公命运的手法,尤为精妙,读后令人在为主人公命运唏嘘不已的同时,又不得不为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叫绝。

第二十二回《听曲文宝玉悟禅机,制灯谜贾政悲谶语》写的是,正月二十一日是薛宝钗的生日,贾母带头捐资为其祝贺生日,吃毕酒、听罢戏,忽见元春差人送来一个灯谜,命大家猜,又让大家每人制作一个灯谜给她猜。贾母见元春这般兴致,便令人速做一架小巧精致的围屏灯设于当屋,命众人自制灯谜,粘贴于灯屏之上供人猜答,并设下香茶细果和各色玩物作为奖品。

贾母先出一谜语,谜面是“猴子身轻站树梢”,要求打一水果名,谜底是荔枝。谜面谜底都很贴切。脂砚斋对此点评说,“所谓‘树倒猢狲散’是也”,意谓贾母这棵大树倒了后,贾家也就败落四散了。而

小说随后的情节发展正应了这一点评,真是一语成谶。

贾政素以正统、理性的面孔示人,他出的谜面是“身自端方,体自坚硬。虽不能言,有言必应”,要求打一用品,谜底是砚台。而其中的“有言必应”自然会让人产生“这些灯谜是否都会得到应验”的联想,而后面的故事的确被他不幸言中。

贾元春的谜面是“能使妖魔胆尽摧,身如束帛气如雷。一声震得人方恐,回首相看已化灰”,要求打一玩物,谜底是爆竹。这个谜语既符合元春的身份,又让人联想无穷,且巧合了元春的命运:得宠却瞬息而逝、好景不长,就如爆竹一样。暗示了她虽贵为皇妃,但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的宿命。

贾迎春的谜面是“天运人功理不穷,有功无运也难逢。因何镇日纷纷乱,只为阴阳数不同”,要求打一日常用品,谜底是算盘。谜语中深藏了迎春的命运遭际,即出嫁后经常遭

受毒打、虐待,却无处诉说。“镇日”就是“每日”或“经常”之意,隐喻了迎春后来苦不堪言的命运。

贾探春出的谜语是“阶下儿童仰面时,清明妆点最堪宜。游丝一断浑无力,莫向东风怨别离”,打一儿童玩具,谜底是风筝。该谜语更是暗合了她后来远嫁他乡,如风筝一样漂泊不定、无依无靠的命运。

贾惜春以“前身色相总无成,不听菱歌听佛经。莫道此生沉黑海,性中自有大光明”出谜,要求打一用具,“佛前海灯”是谜底,虽然冷僻,却是她出家为尼的命运写照。

林黛玉的谜面是“朝罢谁携两袖烟,琴边衾里总无缘。晓筹不用鸡人报,五夜无烦侍女添。焦首朝朝还暮暮,煎心日日复年年。光阴荏苒须当惜,风雨阴晴任变迁”,猜一用品,谜底是古时大户人家计时的更香,此正暗合了她虽“焦首”“煎心”般地燃烧自己,却一切化为乌有、什么也得不到的结局。

贾宝玉的谜语被其父贾政称赞为“妙极”,其谜面是“南面而坐,北面而朝。象忧亦忧,象喜亦喜”,要求猜一日常用品,谜底是镜子。这既揭示了他心明如镜、缺乏主见的性格,又表现了他在现实面前的无奈,同时也暗示了后来他喜忧无常、坠入空门的命运。

薛宝钗所作的谜语很特别,其谜面是“有眼无珠腹内空,荷花出水喜相逢。梧桐叶落分离别,恩爱夫妻不到冬”,猜一日常物品,谜底是竹夫人(旧时的一种纳凉用具)。不自觉地让人联想到,这是她对与宝玉爱情的反省,既有对自己识人不准的自检,也有对婚姻前景的预想。贾政听后感觉不祥,顿生悲凄。

灯谜本是一种游戏,在《红楼梦》里却被曹雪芹巧妙地用来提示(揭示)人物命运、遭际,既与小说的情节浑然天成,又推动了故事的发展与人物性格的塑造,感染力极强,令人印象深刻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◎ 咬文嚼字

“朱门酒肉臭”的“臭” 读 chòu 还是 xiù ?

考你一个问题,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中的“臭”该怎么读?

也许你会下意识念作 chòu,当然,也有人应该念 xiù,因为“臭”在古文里是“嗅”的通假字,有气味、香味的意思。

“臭”在古文里确实有气味、香气、臭气几种含义。那杜甫的名篇又应当怎么读呢?我们不妨从“臭”字的源头一探究竟。

“臭”字的历史很悠久,我们能在甲骨文里找到它的身影。甲骨文的“臭”与现代汉字一样,上半是“自”,下半是“犬”,仿佛是一条狗跟着自己。大家都知道狗的嗅觉很灵敏,人类也很快发现狗的这个长处,将其驯化为帮手。“禽走,臭而知其迹者,犬也。”正是狗追寻气味追逐猎物而去的样子。那“臭”是说自己养的狗在地上闻来闻去吗?

其实不然,“自”最初指鼻子。人自指时,指尖常对着鼻子,“自”才有了“我自己”的含义。所以“臭”最开始的意思是,我的鼻子像狗一样在闻气味。这正是《荀子》“三臭之,不食”所取的本义。“闻气味”进一步引申为“气味”。它并不指某种味道,而是统称,君子佩戴的香囊最初叫作“容臭(xiù)”。《诗经》“上天之载,无声无臭”的“无臭”便指没有酸甜苦辣香臭任何一种气味。

所以像今人常用“某字加气”的组词法来指某种气味一样,古人最初也要给“臭”组词,或是将“臭”与具体事物联系起来,才能准确描述某种气味。例如“其臭如兰”,指兰花般的芬芳;“腥臭之肆”,指肉摊上的腥气。还有长辈会说晚辈“乳臭未干”,“乳臭”则指奶水的气味。

随着“臭”在生活中的广泛使用,人们逐渐习惯用“臭”指代生活中不好的气味。这似乎符合生活化用语的一般习惯:方言里“味儿太大”通常指不好的气味太浓。与之区别,人们喜欢的,好的气味则专用“香”来代表。

“臭”的坏印象一步步增强,被用于更广泛的贬义场景中。“臭”就是坏、丑恶、低劣——“若乘舟,汝弗济,臭厥载”,即“大家一起乘船,你不划桨,那不是坏事吗?”日常生活中,打牌时手气不佳,便说“臭手”;把人骂得狗血淋头,便说“臭骂”;有些人脾气大不好惹,通常被说有“臭脾气”;有些人最爱装腔作势,往往称其摆“臭架子”……

总之,无论古代还是现代,“臭”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被认为是负面的字词, chòu 的读音也随之固定下来。而“闻气味”的本义则改用添加口字旁的“嗅”来表达。因此当人们看到杜甫用夸张的对比手法批判骄奢淫逸的封建贵族,同情贫苦无助的黎民百姓时,自然认为“臭”为 chòu,便非常合理了。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